杜少陵三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耳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

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
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
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
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
已風清則記風濤之早也曰曰驚四月雨聲寒五
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佛骨六
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
春意雖不盡如此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
號閩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
足以實録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
又不足紀録退之謂雅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
俗之言正為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
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為戒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為静者而極美其
詩以為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
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
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也中號為白跖後同哥

舒晃反嶺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必於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揩當然以擬龐公則不類太甚迺知詩人之言類多過實而所毀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一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怪人莫測開目為晨充閉目為夜色一開復一開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為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頡頏如此固自可見其胷中也君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跖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去養蚕為素絲葉盡蚕不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二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成高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自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

一中紈下来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
所之徒有疾思忘柰何不知幾
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王日畫一石能事
不受相促但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
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
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
山木盡亞洪濤風尤遠勢右莫比咫尺應須論
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王宰
丹青絶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世遂無宰畫
蓋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號絶倫而宰名不
著汴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為二李矣又云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
貴於扇上圖山水咫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
事精緻如此若溪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
大厝中家於蜀川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
宰同時此歌又居咸都時作其許與益知不妄
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

天棘非烟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也非夢青絲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顛棘王元之詩水芝卧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為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為夢又釋天棘為柳皆非也苕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冬或名顛棘即不云或名天棘冷齋學林二說遂以天棘為天門冬何也其引王元之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為柳不知亦何所拠耶

少陵詩摠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學者或曰梵語名柳為天棘又近傳號東坡杜詩事實一篇更以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為證固悟夢字乃由舞字之訛缺況以上句考之正應用一草木為對偶非有與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
君起艳春江流余亦江邊其小舟同心不減骨
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
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
夏扇日在摇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
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黄鳥時兼白鳥飛
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
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淡墨改三字

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煉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
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
鍊字不如鍊淘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
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
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禿筆掃驊騮
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潑井澈寒
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
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

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進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穏愜爾

唐子西語録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為往往捨難而趍易文章

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穏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神詩謂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穏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来乃取筆作中字於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来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郎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為巻首云一派御溝水緑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処

濯塵纓鳥道来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
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為冠絶無瑕是僧貫休
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楊祓而去休
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
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將掌中
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若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
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窴定有
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
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
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
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
公下筆奇偉尚窴亂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
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
後人不復見其剖刷但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有不勝觸外堅
聊自耶并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

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囬竟作粘壁枯
余以為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
解否嫗曰解則録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
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為得於
容易而来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
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
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
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德洪乃
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焉
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寛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為之輙不能盡妙
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
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
也晩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
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覔不得有時還自来
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之句有何不可為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

到而實無見處也注注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
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詩多
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舂中
搗殘夢茶鑪影裡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
不遠哉
唐子西語録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佗文不至蹇
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
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有出輒
復悲吟累日又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
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
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
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居子動輒千百言略不
經意真可責哉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
誤會予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
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
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在吞吳之後此為恨耳

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
區區以自別其意若有真書生之習氣也耶
西清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
冷黄魯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閨
對雲卧尤親切嘗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
雙闕以與大内對峙若天闕爲此遊龍門詩
也用闕字何疑
少陵詩正異云天闕緯蒙逼雲卧衣裳冷世傳
古本作天閨今從之莊子之管闚天正用此字旧
集訛作闕又或作閟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
美者不惟近体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對者
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
對為高古何耶故詳之篇首以俟知者爲
黄氏多識録云遊奉寺詩云天闕韋象逼雲卧
衣裳冷此寺今在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
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内對峙若天闕爲
方知老杜用天閨蓋指龍門也後人妄改爲
天閼荆公又改爲天閟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為櫸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櫸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為對尔覓松笛子詩曰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櫸柳對枇杷非誤也然則以櫸柳對枇杷自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為鯉疑不可以對寄高啓事詩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然懷李太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為正對矣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鸛鴿詩烏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鸛鴿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歸怨恠熊羆則烏鵲對熊羆為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讒鵬鳥獨向泣麒麟鵬鳥乃鳥之名鵬鳥疑不可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為正對矣哭韋晉之詩曰鵬鳥

長沙諱犀牛蜀郡怜以鵬鳥對犀牛為正對矣
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耶盡其縱横出入
無不合也
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厨人具雞黍稚子
摘楊梅盖以鷄對楊皆為假借田承君云雞
黍所事那得以楊梅為對范蜀公云武侯廟
栢今十丈而杜公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
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
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大細長乎余
以為論正不當爾二公之言皆非也
遯齋閑覽云沈内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
以謂四十圍酡二千尺為太細長不知子美之意
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
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
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為妄
語又破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云金鎖碎
者乃日先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物因
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

其中矣如荊公金山寺詩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須籍松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却惟題中無影字可耳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緗素襍記曰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栢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手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筭術獨於此為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君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為一圍則是一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栢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議之乎老杜號為詩史何肯妄為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栢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其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耶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

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盖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盖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処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来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九　前集

杜少陵四

苕溪漁隱曰清明日詩爭道馬蹄驕齧膝王灼原注朱廷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廷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膝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膝注云良馬低頭至膝故曰齧膝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右本乃白白江魚

入饌来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蜻蜻別本作乙乙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為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雲下垂西海之水皆立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

語磊落驚人眼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体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致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常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颻流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
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闢
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
與渠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蛮貨黑暗犀角
也波斯國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二事
並見段成式酉陽雜俎

瑤溪集云子美教其子曰熟茲文選理文選之尚
不愛奇乎今人不為詩則已苟為詩則文選不可
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
宋齊精者斯採萃而成編則為文章者焉得
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公德
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爾也老杜於詩
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
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
至老杜体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以為獨
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处蓋後人讀

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為文章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苕溪漁隱曰唐人絕句野人自愛山中宿況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個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為倔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真州訖氏漢堂詩云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千畝陰盖用老杜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弃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欝孤臺詩云觧后陪車馬

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
人絶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
鶯亂啼今日江邊送客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
之類是也
唐子西語録云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
頸高結喉無心遂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
字古譽字也退之序是長頭　結句斷喉中
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充該貫典籍人有僻書疑事
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
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
知其二四百年間惟子美與充會耳遂起就架
取書以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九歲後八日一
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
日穀其日晴則所生之物育陰則灾少陵意謂
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灾豈春
秋書王正月意耶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自天題処濕當暑着來清自

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耳之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語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言褚裒於庾亮座上識孟嘉也）通介寧隨薄俗移（盧欽言徐公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曰酒有何好卿嗜之嘉曰公未知酒中趣耳○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間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其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臣今時復中之）○皆徐孟二人事也

又王直方詩話載蔡寬夫啓為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與此相類亦佳對也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疎動世人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

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炑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疎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曰吾師亦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来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画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書生志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為無理然穿鑿可咲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賈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絶域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學足用寂寂繫舟以下淚乃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子少坎軻君不見古来盛名下

乃引唐書房琯賛云盛名之下為難居真可發
觀者一咲
蔡寛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
校定辭有両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輒去至王
荆公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
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云先生所設或屈宋則捨
焉從注且如冬未休関西卒注一云如今縱
得歸休為関西卒則舟而從正本若此之類不
可槩舉其采擇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闕象
緯逼雲卧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隔目
青熒炎鏡懸肉駭碾礰連錢動肉駭於理若
通乃直改闕作閱改駭作駿以為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中秋月詩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
刀注詩者曰古詩葢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
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
府所載葢砧詩也葢砧者鐵也葢砧今何在問
夫何在也山有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
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

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
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
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為殘月則誤矣唐
李義山擬意詩云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頭
亦用此事也
遯齋閑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為文詞
氣蒙邁有韓柳之風其為歌詩每以子美
為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為文使之來陽吊
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及覆諷誦其平
生所為詩十餘篇皆世所未開者及覺髣髴可
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類
寒烟孤雖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枕木前
霜拱鴈遠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逝隨長
川乾坤未死吾尚在首與蟪蛄論大年歲餘遵
度卒時其矣余從遵度族人聞此事為最詳
因附於此東坡亦常記此事但差略耳
苕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
姚陪栢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遣將應拜

霍栗姚按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
壯士為栗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栗音
頻妙反姚音羊召反栗姚勁疾之貌也荀悦漢
紀作栗鷂字去病後為栗騎將軍尚取栗姚
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遥不當其義也余謂子
美今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荆公
嘗有詩云莫教空詫霍栗姚亦以平聲用之
必承襲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録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
耳氣象闊放迥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
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
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
者衆矣如水涵天影濶山扶地形高四頓疑無
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只如閑皆
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
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
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

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
動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
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九篇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
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
之流是也然後之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
骨皆在於此如望岳詩云齊魯青未了洞
庭詩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
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
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岳第
二句如此故先云仙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
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
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岳詩無第
二句而云仙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令人學詩
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余舊日嘗
愛劉夢得先生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
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

孤鴈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句
公又使讀老杜孤鴈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
之無奇
老杜補遺云鮑當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
有影相隨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鴈不飲啄
飛鳴猶念群誰怜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
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録云張率子南都賦滇水溢其胸相
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胥望岳詩溢胸生
曾雲次皆入婦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胥與皆
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躰物自
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
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看
水面為漚魚當上浮而沒若大雨則伏而不出
燕躰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度以為勢
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見
點水蜻蜓款飛深深寂字若無穿字款款

字若無點字則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
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
末諸子為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尽鶯穿
絲柳織金梭觔矣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九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　前集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語録云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捎蝶
溪喧獺趁魚西北方言以墮為妥即花墮也
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
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余以檢考古人法度如贈
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
篇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悬陳之耳自甫昔少
年日至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

蕭條至蹈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也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戚在薦賢不當徒受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跋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終南山回首清渭濱而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録為壓卷蓋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処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竞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体可也蓋變体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体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

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
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叙異端之汨正
繼叙右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叙佛老
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數疊而
後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
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
自若稽古帝堯至格于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
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言堯修身以及天下
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予采若時登庸
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繼之
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
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
如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
其道達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怜終南山回首
清渭濵其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
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
雅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
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

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
山谷云天育驃騎歌首句云吾聞天子之馬走
千里乃穆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
走百里示從孫濟詩刈葵莫放手傷葵根
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更放手之放手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歡樂更無
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
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出此
也南朝何李山居若耶溪雲門寺與二兄求點

並棲遁世號三高敕給白衣尚書祿不受故山
水障圖末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為在泥
滓青鞋布襪從此始蓋有隱遁之興也百憂
集行云只今候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才五
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楊使君
東樓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拈春酒擘
荔支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漢陂行菱葉荷
花靜如拭訓淨襍記雜人拭手注拭淨也自
京赴奉先縣詠懷云朱門酒食臭路有凍死

骨孫子新書云楚莊攻宋厨有臭肉尊有祖
肉而三軍有飢色也注引孟子殊非是北征詩天
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
背青黃出山海經贈李白云飛揚跋扈為誰
雄盖用賀六渾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
揚跋扈之志事指祿山而言也至日云愁隨一
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
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襍録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
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

為是觧悶詩云側生埜岸及江浦不熟舟宮
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踈
側生荔支見左太冲蜀都賦張九齡亦云陋下澤
之沮洳惡層崖之嶮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
之見疵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支
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至西鄰切武居改人為一生
因而誤寫重當作害踈當作須別本如此翠眉
謂妃子也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
有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盖用太子賓客

祕書監事也峽束蒼江起岩排石樹圓石樹
石楠也杜位宅守歲詩舊本作守歲何咸家
當以此為是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
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
乞與也丘既切杜詩凡言建已建子者月用當時歷
法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
為正着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羌女
輕烽燧胡兒制駱駞制讀與掣同俗音作撤
耳臣憂四番當作憂思番空城白日長當作

城空白日長蜀人謂柁師為長年三老謂衫
領為船杜詩皆用之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
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永叔云蒼波
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方馬不嘶聽
號令諸番無事着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全
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
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

馬耳

石林詩話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来天地玉壘浮雲変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将軍舊壘三司貴相國新恩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而大体也

西清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塩飲水乃知塩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揺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揺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繁風捕影豈有迹耶

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軽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

則綺麗風光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
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
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
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
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摹寫景物
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客閑適則有穿
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落花遊絲白
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
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
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
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淋景移麒麟不動
爐烟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吊古則有映堦
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
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
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苕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
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賈至詩云銀燭

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〻千條弱柳垂青
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
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〻染翰
侍君王老杜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
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
高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
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王維詩云絳幘
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
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烟欲傍滾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
到鳳池頭岑參詩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
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扶擁千
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
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今蘇臺閩中杜
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本有之
後山詩話云子美懷薛拠云獨當省署開文苑
兼泛滄浪學釣翁拠之詩也王摩詰云九天
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

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苕溪漁隱曰子美與王維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
詩即此一聯也子美亭肯取同時之人詩句以
為己用豈不為當時流輩之所譏誚乎無已遽
以為訖何不知子美之甚耶
蔡寬夫詩話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
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
變遂超然度越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拔閎鍵
然一時流輩亦非太和元明和間諸人可跂望
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稱者予
常觀其五言如楸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
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
畔吟停杯試北望還欲淚沾襟又越井人南去
湘川水北流江邊春心特別恨萬里共悠悠如此
客京華即應遊春心特別恨萬里共悠悠如此
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東坡云解憂詩云減來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
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檣本無

帝得失瞬息間致遠思恐泥百慮視安危分
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期勿替杜詩固
無敵然自致遠以可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
適世人雷同不復議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
美也

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録云子美自負其詩鄭
虔妻病瘧過定云當誦余詩瘧鬼自避初
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
章髑髏無模糊手持攔還崔大夫不愈則
誦此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則盧
病無如何矣唐末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
義動生死若此乃小兒語耳萬無屯理此

鬚似太宗乃八哀詩謂汝陽王璡雖死先於
虔八哀詩乃鄭虔輩沒後同時作則虔不
及見此詩明矣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子儀入其軍號令不
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云三軍
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為詩
史蓋為是也但非叙塵迹摭故實而已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
韻者蓋常使人以意迎志初不以叙事傾倒
為工至迷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
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
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氏乃揣骨聽聲耳
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濡明詩中極
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
語不可為不知者言也
少陵詩揔目云八哀詩惟古風中最為大筆崔
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
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

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為先後無復
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
太史公諸賛方駕學者宜嘗諷誦之
唐子西語録云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
未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矣
苕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舊聞於知識間得
少陵詩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
行云自徙献宝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
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為河宗天子
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闈視典以觀天
下寶器秋日夔府詠懷云穰多栗過拳西京
襍記上林苑嶧陽栗大如拳又云門永七祖
禪傳燈録北宗神秀門人普寂主其師為第
六祖而自稱七祖社日題鄭監湖上亭云高
唐寒飡減髮髴識昭丘荊州閭記當陽東
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即見所謂昭丘也
夔府書懷云藻繪憶遊睢魏文帝與曹洪
書遊睢渙者學藻繪之綵注云睢渙之間出

文章枯栰云凍雨落荒塍楚詞使凍雨兮洒
塵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音東入衣
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
傳九齡初生毋夢九鶴從天而下恐少陵用此事
西京賦記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蜷縮如蝟蟲
故前若寒行云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
縮如蝟述古詩邪羸無乃勞張子平西京賦
邪羸優而足恃注云邪偽之利自銳足恃也作
羸作羸非是臘日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

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
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為元帥故
也自京赴奉化縣詠懷云君臣留惟娛樂動
殷樛嶱半山老人刊作膠葛未詳其事所出
後讀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
曠達深貌乃出此也梅雨云南州犀浦道四
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
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怪因
以名孫出城都記贈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上

烏人好烏亦好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
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餘胥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云五夜漏聲催曉
箭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荅曰漢
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
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也風舟疾舟中伏枕
書懷云疑惑鉼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
影事見風俗通應柳為汲令夏至日賜主簿
杜宣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

疾柳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猶有影柳指曰
此劈影耳解悶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
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
縮項鯿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
味極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
鯿宋張敬　為刺史作六犨船獻齊高帝曰奉
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孟浩然嘗有詩云
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用此事也飲中八
仙歌云天子呼来不上船按范傳正李太白墓
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
將軍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
襟紐為船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被襟
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嵓溪漁隱曰李杜画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
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
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
其豪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
士之詩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

與元氣伴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
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
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例不見收
青衫老更斥鍼死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
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屯時不廢朝暮憂嗇
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
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
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
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東坡居士贊云天人幾何

同一滴謫仙非謫乃其遊塵斥八極溢九州化
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
少留摩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峩峨眼
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
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千汚吾足乃敢嗔作
詩一咲君應聞

東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皺
玉桃竹葉如樓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
骨天成拄杖也頗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

流傳四方視其端有眼者盖自東坡出也
東坡云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
皆笑甚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支似江瑤
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
杜甫似何人仲游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荅盖與
曩言會也
後山詩話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司馬遷史
記余每與黄魯直恠歎以為異事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顔也

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椽飯青羹
惟日不足或葭墻爻席樂在其中某按青菜
為羹謂之青羹字書青蔓青也書所謂
菁茅禮所謂青葅即此物也子美詩盖用道
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右青精餌飯餌
音迅謂飡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
乾其色青如鱉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
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
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顔色取汁炊飯名

為烏皈又名黒皈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
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以青菜為
青精則誤甚矣
學林新編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来注詩者
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
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
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
間商又建康實録曰隆安六年亘元遺書於
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
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諸出
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来蓋欲招隠為廬山
之游也
苕溪漁隠曰緗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
槎事大同小異余今採摭其有理者共為一說
按張茂先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
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来不失期齎一年
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

亦不覺晝夜　至一處有城廓屋舍甚嚴遙望
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
曰何由至此其人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
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
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
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荊楚歲
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云漢武帝令張騫窮
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
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
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擔機石與騫而
還後至蜀問君平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
斗所得擔機石為驗得還騫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
騫本傳及大宛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
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為匈
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
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懍乃傳
會以為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擔機石之說何
耶子美夔府詠懷詩曰坐遠中非阮籍槎上似

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按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為渡河之說媟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荊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為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恠誕不足信子美牽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苕溪漁隱曰余觀注詩史是二曲李歜述其自序云歜上書之明年言狂意妄聖天子不賜鑊樵全生弃逐嶺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幸忝門下青氊之於疑誤處授先生指南三千餘事疏之編簡聊自記其忘遺尔然三千餘事

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寧盡
出於異書耶以此驗之必好事者偽撰以詆世
所謂李歌者蓋以說名耳其間又多載東坡
語如章黃騏驥病則注云陳峻卧疾梁拘過
門曰霜經章黃騏驥病矣駑駘何以快駃盖
言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游一日来問余曰
某細味杜詩皆於古人語句補綴為詩平穩妥
貼若神施鬼設不知工部腹中幾箇國子監
耶余喜此談遂筆寄同叔子由一字同叔使知少游留

心於老杜意欲鏟疊嶂則注云表盖曰諸侯
欲鏟連雲疊嶂而造物夫復如何余因舟中
與兒子迨同注檢書倦先卧余繼燭至曉遂疏
之微此等語甚衆此聊舉其一二言之當亦是
僞撰耳近時又有箋注東坡詩句者其集列
行號曰東坡錦綉段者是也亦隨句撰事牽合
殊無根蒂正與李歌注詩史同科皆不可信也
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閱所編
詩話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之阮字

閎休官至中大夫嘗作監司郡守廬州舒城
人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人乃為易其舊序
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
龜以欺世盜名耳
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雙
燕子兩行鴈画角聲殘綺窓人在東風裡無語對春
蘭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春山亦閣休所作也閣
休嘗為錢唐幕官春一菩妓罷官後作此詞寄之

杜少陵七
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若
縣老子廟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
若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縣
光和謂二碑也顏之推論文章云至於陶冶性
情從容諷詠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老杜陶冶性
情存底物蓋本於此可歎詩云丈夫正色動引
經豈城客子王季友辭書萬卷嘗暗誦孝經

一通看在手貧窮老吏家賣屐好事就之為
攜乃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數頗久
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高帝孫
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
擇言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唐
河西新憧子記題名云使黔御史中丞黔監察
御史王季友陸士衡傷逝賦云託木契於後生蛾
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追明
明皇皇不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体
製而造語悉拙柳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
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
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
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官軍何預焉唐
閱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
比託無狀不足道也若溪漁隱曰予觀冷齋
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
輔所撰道輔於明白為前輩必明白竊其
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衰誅褒妲褒姒周幽

王后也疑夏字為誤當云商周可也

祠江詩話云魏道輔泰襄陽人元祐名士也與介甫兄弟最相厚僕初以謂有隱德不仕及試院中因上請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毆主文幾死坐是不許取應嘗有荊門別張天覺詩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氷壺照坐清零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却歸林下看昇平詩律峻峭今人不可制也

潘子真詩話云道輔少與徐忠愍及山谷老人交善博極群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亹亹終日作詩自成一家有二十卷集號漢上丈人其間有博山燒沉水煙爐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發散成雪不減江左諸人語

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

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迁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老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迁莊子既造其妙班固學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事多寓言架空為文章左氏皆書事實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為難子固亦以為然

唐子西語録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黟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後山詩話云裕陵嘗謂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冷齋夜話云詩句含蓄者如老杜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止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画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恠来粧閣閑朝下不相迎揔向春園

裏花間語咲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若如九
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宮
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来
是也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
解百古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以
謂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録有中官
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言自平宮中呂太一故
下文有収珠南海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軽改
文字解不為人咲後出塞詩我本良家子出師
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三十
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
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悪名幸脱鬼窮老無
児孫詳味此詩蓋録山反時其将校有脱身帰
國而禄山虜執其妻子者不知姓名可恨也余在
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項垂胡側立顛倒毛
生肉端眷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肉

肉駿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詠懷詩杜陵有
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人未必許也然其又有詩云舜本十六相身尊
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
輩今中語也又云知名未必稱局促商山芝又云
王侯與蝼蟻同盡隨丘墟顧聞第一意義回向
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尚有事在也

唐子西語録云舜本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
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西清詩話云同谷縣七歌其四云嗚呼四歌歌
歌四奏竹林為我啼清晝近有一士人自同州
来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
林鳥也今本作林猿非也

冷齋夜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
眠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
稚子脫錦綳騎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

贊寧譜志云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類竹
多豚亦云稚子余以聞子蒼蒼曰筍為稚子

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
漫叟詩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當為野雉之
雉或以為童稚非也
桐江詩話云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引唐子詩為
證何謬之甚也此詩蓋為筍之脫籜如小兒之
鮮綳便以稚子為筍則非也陵詩本筍根雉
子無人見今誤以雉為稚蓋筍生乃雉哺子之
時言雉子之小在竹間人不能見政也
呂氏童蒙訓云雕蟲篆刻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
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
病而云沉綿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
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
之妙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
也山谷人居之家泰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
賢不肯混殽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
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
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

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眺
于滛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
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
何所求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
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若溪漁隱曰家家養烏鬼之句余觀諸公詩話
其說蓋有四焉漫叟詩話以猪為烏鬼蔡寬
夫詩話以烏野神為烏鬼冷齋夜話以為蠻
鬼為烏鬼沈存中筆談紺素襍記以鸕鷀為
烏鬼今具載其說焉漫叟詩話云家家養烏
鬼頓頓食黃魚世以烏鬼為鸕鷀言川人養此取
魚予崇寧間往興國太守楊瞻臣字漢傑一
日約飯鄉味作蒸猪頭肉因謂予曰川人嗜此肉
家家養猪杜詩所謂家家養烏鬼是也每呼
猪則作烏鬼聲故號猪為烏鬼蔡寬夫詩
話云或言老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
烏鬼乃鸕鷀謂養之以捕魚魚字少時至巳中
雖見有以鸕鷀捕魚者不聞以為烏鬼也下知變

州經何以得之然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
稱鬼巫占厄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
則烏鬼之名昔見於此已是閩嗇有捕得殺
人祭鬼者問其神明曰烏野七頭神則烏鬼乃
所事神名尔或云養字乃賽字之訛理亦當
然蓋為其殺人祭之故詩首言異俗吁可怪斯
人難益居若養鸕鷀捕魚而食有何吁怪不
可並居之理則鸕鷀決非烏鬼宜當從元注也
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蛮鬼以臨
江故頓頓食良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
讀遂使沈存中筆談云士人劉克博觀四共書杜詩有家家養
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
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然不聞有烏
鬼之說又鬼户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
乃按夔州經稱峽中人以鸕鷀繩繫其頸
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
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

今不必用繩

烏鬼耳細素雜記云筆談嘗論杜詩家
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峽中人謂鸕鷀為烏
鬼養之以取魚也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漁
家養鸕鷀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
吭繞過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
遣去甚馴狎指頤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
者則押群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鶻無馳走
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止此而已然范蜀公
亦不知鸕鷀乃杜詩所謂烏鬼也按夷貊傳

漁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鸕鷀項令入水捕
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余嘗細考曰
說鸕鷀為烏鬼是也其謂猱與烏野神烏
蠻鬼為烏鬼者非也余官建安因事至北苑
焙茶泛舟而歸中途見數漁舟每舟用鸕
鷀五六以繩繫其足放入水底捕魚徐引出
取其魚目覩其事益可驗矣

溫庭筠詩話云叶勿忽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厨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秋雨歎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行本皆作禾字事見齊民要術云秋甲子雨禾頭生耳木當作禾往在詩白間剥畫蟲初不知其何等語也及觀何平叔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謂白間

窓也余嘗以白間對黄裏姜七少府設鱠
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
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澁雨之句自古有之偏
勸腹腴愧年少山谷謂腹下肥處為腴丹
青引意匠慘澹經營中事見陸機文賦意
司契而為匠飯抄雲子白之句說者多以學
林所記雲事毋風子雲漢武外傳云神仙之
食有風實雲子當出於此按本草崖蜜石
蜜也故老杜逸詩有崖蜜松花白山杯竹

巢新之句螢火詩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
說者云為李輔國作
隱居詩話云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
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宗也鄭
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柰此衆客
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瑤溪集云詩之六義後世賦別為一大文而比少
興多詩人之全者惟杜子美時能兼之如新月
詩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位不正德不充

風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才升便
隱似當日事比之事也河漢不改色関山空
自寒河漢是矣而関山自凄然有所感興
也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澤雅之事暗滿
菊花園天之澤止及於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
此頌之事也說者以為子美此詩指肅宗作
三山老人語録云姜少府設鱠歌云姜侯設鱠
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或謂譏姜之慳唐
人已有慳風澁雨之語非也蓋言嚴冬天寒又

連日有風黄河氷益厚矣當此時而鑿氷
取魚為鱠其意勤甚故曰黄河美魚不易
得鑿氷恐侵河伯宮
石林詩話云病栢病橘枯椶枯柟四詩皆當時
事病栢當為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椶皆
民力之殘困其篇中自言矣枯柟云猶含棟梁
具無復雲霄志當為房次律之徒作惟病
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
支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

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為然不但語之工也

蔡寬夫詩話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為鷺而禮記月令群鳥養羞鄭氏乃引夏小正丹鳥白鳥之說為白鳥為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鷺有何說耶

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蔡寬夫詩話云詩語大忌用工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非佳處不若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為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揮琴邑宰日終軍棄襦英妙年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

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難也

蘇子由云大雅綿九章誦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迺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迺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像象聯絡觀者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諦如此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微尤偉甚史缺失而謬誤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

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氏不姓盧引少陵詩為証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魯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米顯時歸為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

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故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
罇春酒甘若飴文人此樂無人知
東坡云退之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
青春國史補云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箬下
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
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未春裴硎作傳奇
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以
春則拋青春亦必名酒也
苕溪漁隱曰嚴氏溪放歌云劍南歲月不可度

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
而士人遊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
亭館即踰曲江之盛也
西清詩話云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
必貴但未見汝與遊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
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
詩事未究也送　表姪王硉云我之曾老姑尔
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則珪母杜
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

者来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　供給客位但
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入怪鬢髮
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沽酒
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数公經綸
亦俱有次問最少年　髴十八九子等成大名
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顧展丈
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户
牖及至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
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

知其脉理之為一也盖附離不以鑿枘皆取為文
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
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
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者霓旌下南苑
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
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
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
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

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慶滿城欲往城
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
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
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
之藩垣而不及也

迂叟詩話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
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
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
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

邊頭公卿仍獨驕按王原叔注云郭英義代
嚴武鎮蜀麤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
之句予謂是說殊無所拠質之唐書及小說
嚴武卒郭英義代之未幾有崔旰之亂甫
未嘗為英義幕客何為不見容唐史云嚴
民以世舊待甫甚善甫嘗醉登武林瞪視曰
嚴挺之乃有此兒雖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
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釣于簾
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以此知邊頭公卿仍獨

驕之句當為此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仗節死義也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遊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

苕溪漁隱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詩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誤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嘗

泛歙溪用老杜詩青惜峯巒過為韻作五詩其一云港淨千尋碧峯回兩岸青鷺飛烟漠漠猿嘯竹冥冥鷄犬聞聲　雲霞蔽扃桃源疑此是時復問漁舲其二云溪山美有餘自古神山宅築室隱宣平題詩來李白至今負薪人聞是滄霞客不向此尋真飄蓬端可惜其三云萬山回合處葱鬱釣臺空道義高千古簞瓢敵萬鍾羊裘甘寂寞鳳闕肯從容勿謂狂奴態清風激懦庸其四

云草木紛紛落江山平薄寒雲歲桐子宅波急
沈郎灘田首家林遠多愁華帶寬青楓知客
恨傘血點林巒出其五云觀山如走馬倏忽千峰過
水從雲際来舟疑天上坐霸孤猿失群往復
螳旋磨五韻寫中腸悲詞成楚些一
遯齋閒覽云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
始與插楚辭韓愈贈張籍詩云判司卑官
不堪說未免播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
詩云忝軍與簿尉塵土驚動襄州一語不中

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忝軍簿尉有過
即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杜陵詩先帝普憂駕山朝百
靈先帝即宗也憶昔詩憶昔先帝游翰方
千乘萬騎入咸陽先帝即肅宗也舞劍器
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為第一遣懷
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彫枯先帝即明皇也
苕溪漁隱曰唐史張垍尚寧親公主明皇眷垍
厚即禁中置内宅故子美贈之詩云天上張

公子宮中漢客星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宮景福殿西故次聯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中事也

後山詩話云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者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耳

呂氏童蒙訓云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守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洪駒父詩話云劉路左車為予言嘗得唐人襍編時人詩冊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白山林竹葉新柴門丁生事黃

綺未稱臣真予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
王直方詩語云蛟室圍青草龍推隱白沙護
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
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
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江心一小石刻又云老
杜遺詩二十九篇而哭台州鄭司户蘇少監一
首山谷云語似不類予最愛其葉葉自開春
之句
漫叟詩話云老杜詩云麟角鳳嘴世莫識前賢
續絃奇自見又杜牧之詩云天上鳳凰難得
髓世間那有續絃膠嘗見李商老云事載
太平廣記後讀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其
洲多鳳麟亦多仙家者以鳳喙及麟角合煎
作膠為集絃膠或名連金泥以能續連弓弩
斷弦也折劍以此膠粘之

漁隱叢話卷之十四　前集

杜少杜陵九

苕溪漁隱曰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将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雖多身始輕綿州刺史着柘黄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持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嗔取守京都細考此歌想花卿當日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

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
我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
都語句含羞蓋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家在丗
枝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無食其鄉
陳輔之詩語云荆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
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賛皇
云譬之清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
似不之也
詩眼云山谷嘗言少時嘗誦薛能詩云青春
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
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
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晚老杜詩
高雅大体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
世耳
山谷曰子美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
在夔又府三年可知矣苕溪漁隱曰老杜又有
曰九鎖巴火三蟄楚祠雷則往来兩川九年
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句詩譜以謂公

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
至是為十暑時已在湖南猶言岷山永泰乙巳
秋至雲安雲安荊湖皆楚地至是合為玉霜而
云三者猶以峽中言之
秉坡云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月死此房琯之
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
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此次篇
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
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
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
楊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
長九尺鬚眉蒼此張鎬也憶昔詩云関中
小兒壞綱紀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
謂肅宗張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
奪兵柄入宿衛也明皇雖誅肅至忠然嘗懷
之侯君集云嘗躋至此至忠亦嘗躋者耶故
子美亦哀之云赫赫張京兆今為時所憐
蔡寬夫詩話云洗兵馬云張生公一生江海客身

長九尺鬚眉蒼傲起適會風雲除扶頴始知
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
霸大略然嘗曲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
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
叔冀臨難必參二事耳然嘗曲時亦不果用也
豈史氏或有遺耶唐書房琯傳上皇幸蜀琯
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
譏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怜之予讀
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兄渠
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
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
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
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
博學多嘗聞住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来
未身以此廢而功之在時乃若是於其人之利
害豈不重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
漫叟詩話云命軒亭名最難近世士大夫取譬事
頗相関命亭曰関幽取半夜水明樓命樓曰

水明皆失詩人之本意余嘗愛竹間有亭曰聽雪曰紬香面西有軒曰可月遵池上有亭曰觀心禪房竹間有亭曰通幽皆取古人詩句此為得体也

唐子西語録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盖如此

苕溪漁隱曰功業多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李公彥劉貢甫皆云漢功曹曹參非蕭何也余讀高祖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子美豈誤用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為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揀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意雖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変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之挾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者也其

詩他語亦稍此如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
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
煩之類與子美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
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之
句幾不相上下

淄子真詩話云楚国先賢傳孫僊字文英與李
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人謂叔元兩女乘龍
言得婿如龍也杜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
龍宋景文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事

雖不如來之切當至造語則杜渾厚而有工思
知文章當以讀為勝也

後山詩話云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最為警絶而子美總用一句語益工云千崖秋
氣高

鍾山語録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
有数李白雖無深意大体俊逸無疎繆處劉
禹錫掾行極下内結官官外結柳子厚作賦
甚佳詩但才短思苦耳

王直方詩話云潘惇嘗以詩呈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悸云那便到此山谷曰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户耳

蔡寬夫詩話云文章变態固無窮盡然高下工拙亦各随其人才子美以盤洞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体以家家食鳥鬼頓頓食黄魚為俳諧体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踈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

李義山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謂之當句有對固已少貶矣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西路盡吳江伴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　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儒途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筭鴟美高興固無邊自號变体此尤可怪者也

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盖以子美之詩為宗凡諸公之說悉已採摭仍存標目各誌所出今

更拾遺類次為一以便觀覽焉江畔獨步尋
花絶句云黄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
低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黄四娘者獨何人
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論
画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人莫知
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何十一覔榿木栽云飽聞
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榿木惟蜀中有之
散林而美蔭易長而可薪又老翁須地坐細細
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天

育驃驃騎歌云遠令大奴守天育東坡題此
歌於天育驃騎圖後寫大奴字天育則天育
為大奴字也矯矯龍性合変化合字亦寫作
含字定武有此石刻椶拂子云不堪代白羽
有足除蒼蠅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
来者是也涇乃引營營青蠅其義安在哉余
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禎事在子美後子美以
對白羽皆前代事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
卷書不可看老杜詩盖謂此也杜日云尚想東

方朔恢詭割肉歸東方朔傳割肉事乃伏日
非社日也史記六国表秦德云二年初作伏社
祠磔狗邑四門自秦漢以来伏臘社疑子美
借用此事耳憶昔行云落日初霞閃餘映倏
忽東西無不可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
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南隣詩云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羊栗未全貧舊
本栗字今作粟子美以其園猶有羊栗可收
所以為未全貧若園更以收粟是豈得為貧
也兵車行云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
落生荆杞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
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
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頭字當作頭字蓋
烏無頭白者李潮八分小篆歌云書貴瘦硬
方通神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
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宝已後
變為肥厚至蘇灵芝輩幾於重濁雖其言
為篆字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送賈閣老出

守汝州云雲山紫邏深注云邏　塞取巡邏之
義非是九域圖云汝州有紫邏山醉歌行云胡
吹客衣日果果樹撓離思花冥冥此最着意
深遠贈李八秘書云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
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
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為扈蹕上元初元耳
前出塞九首為咸兵作後出塞五首為赴募
者作余嘗細考其詞誠為不安解悶云孟子
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一句在上魚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
雲卿則所謂孟子也此但論詩俗人意謂孟
軻乃移孟子論文更不疑一句在上非也江南
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
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此詩非子美作岐王開元十四年薨崔滌亦卒
於開元中是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
未嘗至江南學詩須先理會次序便見工
夫如北風詩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文章之

妙最在狀物處如罐醬落提携之類最佳
隱居詩話云元禎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
韓愈不以為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
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蜿蜒撼大樹可笑
不自量為微之發也元禎自謂知老杜矣其論
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引手拔鯨鯢
牽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凶至於拔鯨鯢其思
頤弥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邪
西清詩話云唐人吊子美賦出三都上詩須二雅
求盖子陵遠繼周詩法度余嘗以經旨箋
其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雖不言主人而
待僕馬如此則主人可知焉詩所謂言劉其
楚言秣其馬言相其萎言秣其駒同意又
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
難為堅故也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
學林新編云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
卒某考子美詩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詩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曆

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志與傳皆
云年五十九卒按甫生於屠宗先天元年
癸酉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歲為年五十
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
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蜀亂先
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
注子美詩曰大曆三年甫下峽入湘南適衡
山寓居耒陽五年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
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曆五年夏甫還
襄漢卒於岳陽某嘗岳寃杜陵及襄漢岳
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
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
小說麗情集者首叙子美因食牛肉白酒
而卒此無拠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
亦假王摩詰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
無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前集

駱賓王

石林詩話云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為浮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以後人因其續而録之賓王集中或本集固自為賓王作而取之也然賓王集

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君此詩當時已自
録於集中則賢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王摩詰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
畫中有詩詩曰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
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云
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遺耳

後湖集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来每獨
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
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
知其蝉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

山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
摩詰詩固知此老胷次定有泉石膏肓
之疾矣

石林詩話云詩下虛字極難頃是七言五言
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
言方為工妙唐人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

黃鸝為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單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飛鳥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句乃為超絕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淑綿綿白薄晚林峦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李希聲詩話云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為兩人者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既曰王維又曰李嘉祐以全篇孜之摩詰詩也又楚卿寒食詩梅花時野渡臨風駐綠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既見杜牧集中文劉夢得外集依八句其後云朱幡尚憶群飛雉青綬初聰左頓龜非是溢城白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考其全篇夢

得詩也然前四句絶類牧之
雪浪齋日記云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
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窓間皆
造微入妙
後山詩話云王右丞詩學于陶淵明得其自在
處
韋蘇州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
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
惟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家
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
少其比又豈以晩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州自
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
晚乃工為無足怪高適年五十始學詩亦遂
名家非才本絶人莫能尔也宋朝以文名世者
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爱宋景
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
蘇州則以為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

史法哉

蔡寬夫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温泉行云此風慘慘投温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恐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苕溪漁隱曰蘇州集有燕李録事詩云共君十五侍皇閽曉拂爐烟上玉墀又温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人看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隱居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稍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後湘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来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嘆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奔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岂薰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烟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坌没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凡靜對神遊八極之表耳

石林詩話云讀古人詩多意有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為己語綠陰住晝寂孤花表餘春此蘇州集中為警策而荊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荊公閱唐人詩多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

瞻山圍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
用直取舊句縱横役使知彼我為辨耳
冷齋夜話云琥珀詩曰曾為老茯苓元是寒松
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舊說松液淪入
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尚作松氣其琥珀中有形如
蜂然此物是外国来今地有茯苓處皆無琥
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蔡寛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丘
冊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嘗恨不多見如
迪安禪一室内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
誰敢酬鳥飛争向夕蟬噪意先秋煩暑自
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賣藥有時至自知往
来踈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
歸乘觳觫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
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来嘐嘐以詩鳴者
可比乃知古今文士堙滅不得傳于子孫者不
可勝数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顕亦何足多較
觀爾詩趣向其胷中殆非汲汲於世者正爾無

聞亦何所恨其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為
幸也

孟浩然

漫叟詩話云孟浩然詩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
人疎唐玄宗聞之曰卿自棄朕何嘗棄卿盍
賈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
曰朕伐叛帝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
所謂轉喉觸諱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
至浩然倉黃伏匿床下維不敢隱而以直奏明
皇曰朕聞此人久矣因召見使進所業浩然誦北
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
人疎明皇曰朕未嘗棄卿自不求仕何誣之甚
也因命放歸襄陽嘗傳如此而攄言諸書載之
尤詳且浩然布衣濫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
放歸明皇寛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毫字而議
罪乎

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云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

逢泊舟尋陽郭始見香爐峰但詳看此等
語自然高遠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謂余云作詩使事
語為有氣骨後因讀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
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逝方悟山谷之言
後山詩話云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
法酒手而無材料耳

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前集